

报告文学： 忠实记录脱贫攻坚伟业

丁晓原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生动实践，为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大量生动丰富的题材资源。近年来涌现的一系列作品，全景记录了新时代脱贫攻坚形成的历史进程，大写了在攻坚克难中形成的中国力量、中国创造和中国精神，生动塑造了“中国脊梁”式的扶贫楷模、脱贫强者，也以全新的文学经验和有效的文学书写，丰富了报告文学的内核。

一项主题性创作工程

新时代报告文学对于扶贫脱贫现实生活的介入，首先得力于文学组织工作上的有力推动。近年来，中国作协及时启动“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在各类创作扶持项目上，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也向脱贫攻坚主题创作进行倾斜。这些举措有力促进了报告文学主题写作高潮的形成，其中的成果就包括一些知名报告文学作家的新力作。

何建明的《山神》塑造了“全国脱贫攻坚奋进奖”得主黄大发的本真形象。36年来，他带领村民修筑“天渠”引水，改变山村面貌，堪称“当代愚公”。《时代大决战——贵州毕节精准扶贫纪实》则是一部特写恒大集团毕节扶贫模式的深度报告。王宏甲既有中篇作品《塘约道路》，微观取景贵州山村塘约之变，又有长篇《庄严的承诺——甘肃脱贫攻坚纪实》（合作），全景呈现甘肃脱贫攻坚成就和感人故事。贵州作家欧阳黔森的作品《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为脱贫攻坚重点地区作家的主题创作作了示范。青年作家纪红建的儿童文学作品《家住武陵源》是以别样的儿童视角反映重大题材的成功尝试。他的短篇《曙光》，插画曾经贫困的乡村与山寨迎接脱贫“曙光”的欣喜图景。

老中青三代作家以不尽相同的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为读者描写出移步换景的山乡巨变图，由此汇成声势浩大的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写作热潮。

一种全新的文学经验

脱贫攻坚的主阵地在农村和山村。不少作家跋山涉水，来到脱贫攻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水湖村风貌 新华社记者陶亮摄

坚的前沿，实实在在感受旧貌换新颜的震撼，寻觅其中富有意味的人物和事件，将一个个村庄告别贫困的故事娓娓道来。这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彭学明的《人间正是艳阳天——湖南湘西十八洞的故事》。作者讲述十八洞村的故事，不仅是游子抒发对故乡的思恋之情，更因为十八洞村与“精准扶贫”有着紧密的关系。作品开篇“看春风，春风徐徐入心田”，回顾习近平总书记到访山村带给村民的精神之变；下篇“描秋色，秋色如许好灿烂”，叙写十八洞村践行精准扶贫思想的生动实践。

深度贫困县的脱贫攻坚是报告文学作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之一。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同时又是国家贫困县。2017年，井冈山市第一个从全国近600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摘帽，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作为井冈山脱贫攻坚战的组织者、实践者，刘洪的《井冈答卷》既宏阔又质朴，既有鲜活典型的真实案例，又有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深入思考。作家凌翼的《井冈山的答卷》，结构开阖圆满，叙事丰富生动，以“人民是阅卷人”为“跋”，全景式立体展现了井冈山率先告别千年贫困的伟大实践。

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在对象上由村及县、由县及地区再到省域的拓展，为读者认知脱贫攻坚事业的不同

层面提供了更多可能。叶多多的《一个都不能掉队——云南脱贫攻坚之路》，通过寻访怒族、拉祜族、景颇族等少数民族，特别是其中的直过民族，反映出“云南式脱贫”的特殊之处。王宏甲、王琰的作品以治水、治沙、修梯田、兴产业和扶贫搬迁、文化再造等为切入点，较为全面地报告了具有甘肃特点的脱贫攻坚实践。纪红建的《乡村国是》是同类题材中空间涉及最广、内容最丰富的作品之一。作者采访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甘肃、云南等地的39个县市，走进了202个村庄，更开阔、更全面地反映出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的新进展、新成就。

一组丰富的人物形象

文学是人学。我们看到，不少报告文学作家没有把脱贫攻坚简单作为一项工程或项目来书写，而是始终关注这一宏大而艰巨的工程中人的存在，将人物设置为作品叙事的中心，真实地塑造和表现出个性鲜明又襟怀人民的人物，这是对当代文学史人物画廊的丰富和拓展。

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对人物的表现，大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作品直接以表现人物为主题，如何建明的《山神》、艾平的《脱贫路上追梦人》等作品；另一种是在脱贫攻坚叙事中，选取不同典型的典型人物加以描

2月26日，天气有些阴沉，青年作家曾散的内心既沉重又紧张，“还有一种要用笔记录下抗疫故事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作为中国作协赴武汉采访团的一名成员，他于当日12时38分乘高铁抵达武汉站。在近40天的时间里，曾散深入武汉硚口区荣华街建国社区、武汉市中心医院、湖北省中医院、水果湖湖北环路社区、硚口区公安分局等抗疫一线，与医务工作者、雷神山和火神山医院建设者、警察、社区志愿者深入交流，甚至和他们一起搬运抗疫物资、分发防疫用品，创作出《爱的温暖和力量》《从汶川到武汉》《甘心》《迎风吐蕊朵朵花开》《生命的节点》《湘水北去》等报告文学作品。

在这些作品中，《甘心》写骑自行车逆行返回回武汉，投入一线抗疫的社区医生甘如意；《爱的温暖和力量》写大年初一从长沙独自开车去武汉做志愿者的郑能量；《迎风吐蕊朵朵花开》写青年医务工作者群体，文中的护士李佳辰，母亲曾在17年前出战抗击非典，如今她接过母亲的接力棒，自愿加入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纵观这些作品的主人公，不难发现，“90后”青年是曾散抗疫报告文学创作重点关注的对象。

“在武汉采访的时间越长，采访得越深入，就越被感动和震撼，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青年一代成了名副其实的‘生力军’和‘主力军’。有数据统计，全国支援湖北的4.26万名医护人员中，‘90后’超过三分之一，占比最高。冲锋在抗疫一线的青年志愿者、基层警察、消防队员、社区工作人员等群体中，青年也非常多。在创作中关注青年群体是自然而然的，而且也非常必要。”

在武汉的日子里，无数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青年给曾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也成为他创作取之不尽的一手材料。

1991年出生的张忻欣是武汉市武昌区水果湖湖北环路社区副书记，因社区书记兼主任确诊新冠肺炎住院治疗，仅剩她她和几名社区工作者坚守在工作岗位，管理着一个近2万人的大社区。她不仅和普通工人一样承受着疫情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还要处理千头万绪的社区工作和许多复杂的突发情况。

曾散说：“与张忻欣交流的经历让我印象尤为深刻，这位20多岁的女孩，挑起了最重的担子。在采访中，她回想起逐户上门排查的那些日日夜夜，眼泪涌涌而出，浸湿了口罩，令我感慨万分。目前，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青年在抗疫过程中的付出与奉献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张忻欣就是其中一个章节的主人公。”

汶川女孩余沙、邓小丽、张琴，心怀感恩之情逆行武汉；湖南支援湖北医护人员谢宇雯、田芳芳的乐观开朗，成为治愈重症患者的一剂良药；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护士贾娜，不幸感染了新冠肺炎，康复后果断捐献血浆并迅速回到工作岗位……“面对困难，他们没有退缩，让我们感受到的是一股积极向上的蓬勃力量，从不同层面展现出这一代年轻人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也体现出抗疫精神的内核。”曾散说：“深入现场、见证历史，记录下抗疫前线的感人故事以及每个个体身上涌现出的崇

◎作家近况

曾散：挺起青春的脊梁

本报记者 张鹏禹

高精神，让希望之光照耀更多人，是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

曾经有一句玩笑话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90后’是娇滴滴的一代”。但在曾散眼中却并非如此。“2008年汶川地震抗震救灾的过程中，无论是逆行的解放军战士还是无数的志愿者，‘80后’都实实在在地肩负起沉重的担子，作出了巨大贡献。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这次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我们同样看到了‘90后’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

1986年出生的他，年龄并不大，在叙写同辈人故事的时候，有着明显的优势。曾散说：“曾经看到一条新闻，因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对同一个微信表情理解不同，造成误会和笑话，这就是所谓的‘代沟’。我和抗疫一线的青年们是同辈人，所处的成长环境较为接近，青年视角写青年，无论是采访交流，还是创作本身，同龄人的那种感同身受更容易产生共鸣。”

他也坦言：“作为一名青年写作者，由于人生阅历的局限，写出的作品在思考的深度和广度上可能还有一些不足，这个需要时间和经验的积累。”

回到湖南后，在武汉的经历令曾散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记得有一次，我跟消防队员去隔离点做全面消毒杀菌，深切体会到穿防护服难受——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防护服、护目镜、脚套等穿戴齐全后，从一楼爬到五楼已经上气不接下气，更别说再喷洒消毒液了。”曾散说。尽管那天气温较低，但防护服里的他依然大汗淋漓，护目镜也模糊一片。亲身经历让曾散的创作有了更深邃的现实质地与情感温度，他一刻也没有停歇，又开始了紧张的创作。

“我要写出一代青年的精气神。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际遇，但不变的是让青春之花绽放在最需要的地方，不惧艰难，勇敢向前，向善向上。”曾散说。

◎新作评介

万物自在的世界 ——龙仁青散文创作观察

王妍

读的动植物：红尾鸲、角百灵、麻雀、绿绒蒿、翠雀花……他一边跟我们絮絮叨叨讲它们的习性、历史，以及它们的平凡、孤独，一边不忘展示平凡孤独中的力量。在《从山宗到水源》中，作者写道：“我深信，它们是为了等待迟到了的我，与它们生境中的一条溪流，一块石砾达成了同谋，挺立着挨过了几场风雪，让我有缘一睹它们的芳容。”人和万物就这样达成了默契，相亲相爱，他把带着温度的生命场景呈现出来。只有爱（纯净的爱）才能召唤爱，正是因为心灵的纯净，才能在喧嚣中保持纯真。

龙仁青并非在书写田园牧歌，他是一个缺乏形式激情的作家。他的作品并不让人一眼就能感知其精妙，相反，读他的作品需要情致与耐心。书中的文字为我们展现了一个莹然独立的雪域高原，行文中没有拔高、掘进，也不美化、批判。他挚爱这片土地却不掩生之艰难；夏天总是姗姗来迟，“它们深知高原夏季的短暂，要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从开花到结果的全部过程……大美景致，声势浩大。”（《三江源的最佳状态》），而惟其如此，生命才显得更加珍贵。同时，他也为我们提供了细密而新奇的生活体验，引经据典、娓娓道来，在浩瀚中不是迷失，而是自然地融入。

龙仁青的作品脚踏大地、胸有丘壑，却豁达随性，自在不羁。在他看来，自然万物在我你存在之前就已经这样了，它们有着自己的“自在”世界，我们没有资格去评判，我们只需了解。也许，你没有见过绿绒蒿、翠雀花、红尾鸲、角百灵，也无法想象它们的样子，这不要紧，书中为明艳生命配以偏冷色调的图片可供我们出神。在翻阅时，我时常讶异于处于最

初发现状态中的那些鲜活错综的生命体。作者的意图并非是为自然中的花鸟立传，而是试图用心还原生命存在的景深，建构一个浩荡而自在的自然王国。

龙仁青的散文有时显得比较散漫，缺乏深沉、复杂的韵致，也有时带着生活的粗粝，但却在朴拙的表象之下，涌动着生命的韵律。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写的有些“拙”，这不是大巧若拙的“拙”，而是原生态、生命起初状态的“拙”。龙仁青总是说“我写小说，比较随意。我一直认为，写作本就应该是一种业余生活。”但简单从来都不等同于单薄，他的写作随性而不轻率，他对故乡的写作不是无限贴近，而是一种“永远在”的状态。写作对于龙仁青而言不是一种宿命，也不是使命，而是那个牧牛的少年提起笔，写自然万物、写生命的时光、写他自己的日子。

我发现，龙仁青总是用一种举重若轻的力量，“深情注视故乡，并从故乡看过去，放眼世界，又从世界回眸故乡的生活方式或生活态度”（《世界性的开放心态和民族地域的质感表达》）。近年来，他很少写小说，他在做减法，在向内转，他不是去掘进意义，而是在减负，把生命“焦灼”之重卸下来，放在一边。“我跪下来，继而匍匐下去，把我的相机镜头对准了它”（《从山宗到水源》），他用带着温度的目光、谦卑的姿态去贴近大地，呈现万物的“自在”状态，展示生命的鲜活、丰盈与自在之美。也许，他在寻找；也许，他已找到了与生命直接对接的方式。他的创作不能说是游走文学，他是在安放，把灵魂安放在家里，而自然是他的家、他的宿命。



◎编辑推荐

《北京西部故事集》是作家徐则臣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收入了《屋顶上》《轮子是圆的》等9部作品，描写了一群自花街来到北京的年轻人在北京西部为生存打拼的经历。小说主人公在生活中对抗着内心的焦虑和无望、性格中的懦弱和自卑，体现出进城青年在逆境中向上的生命力。

讲述“国宝”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张鹏禹

动人故事，在帮助读者深入了解大熊猫这一可爱物种的同时，也使为大熊猫保护默默付出的“熊猫人”进入公众视野。

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国家启动第一次全国大熊猫调查，发现全球大熊猫数量不到2000只，已处于濒临灭绝的境地，到1980年前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立，再到2018年大熊猫野外引种试验取得突破性进展，“熊猫人”不畏艰难，在大熊猫保护和人工繁育、野化驯养这条坎坷的科研路上不断探索，克服大熊猫繁殖领域“发情难、配种受孕难、育幼成活难”三大难关，使圈养大熊猫种群基因多样性不断上升，数量稳定增长，由“濒危”转为“易危”。

书中还记录了人与大熊猫之间的有趣故事，大熊猫佯装被麻醉，起来追赶兽医汤纯香；大熊猫和孩

子一样，喜欢吃香甜的食物，工作人员只好将中药做成糖丸，喂给他们吃……

一代一代“熊猫人”的接力伴随着一代一代大熊猫的繁育成长，《大熊猫的春天》既是一部解码大熊猫的科普之书，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忠实记录。

